

唐詩別裁

〔清〕沈德潛選註



〔清〕沈德潛選註

唐詩別裁

中華書局

唐詩別裁

[清]沈德潛選註

•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排版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16 1/2 印張·278,000 字

1964年8月新1版

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400 定價: (7) 1.70 元

統一書號: 10018·355 35. 2. 商務印書館

校訂說明

唐詩別裁是一部唐詩選本，全書二十卷，共選詩一千九百二十八首，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等詩體編排。唐詩從唐代開始就有人編選，歷宋元明至清初，已有不少選本，這些選本大多有它們的特點，其中有些主初盛，有些主中晚；有些標舉所謂「神韻」，有些又專門選某一體詩；有些選本注意到各家的代表性，而分量却又過多（像明高棅的唐詩品彙就選了五千多首），都不大適宜於一般人閱讀。在這方面，這本唐詩別裁有它的優點，就是選詩較為全面，分量比較適中，並盡可能採擇了歷來傳誦的一些名作。唐詩中的大家，像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韓愈等人的詩，在書中各佔較多的分量，同時一些次要的作家和不少小作家的詩也有收錄，可以見出選詩的門庭較寬。在各體詩中，也能注意詩人的特長，譬如對杜甫，就多選他的古詩和律詩，少選他的絕句，對李白，多選他的古詩和七絕，很少選他的律詩；在七律中選得多的是杜甫、王維、白居易、李商隱的詩，而在七古中選得多的則是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白居易、韓愈的詩。編選者沈德潛在本書的自序中說自己「於束髮後即喜鈔唐人詩集」，歷數十年而編

成此書，並且前後編了兩次，後選對前選作了很大的改動，可見他在這本詩選上是花了不少工夫的。由於這本唐詩別裁有以上這些優點，因此自從它刊刻以後，流傳就較廣，影響也比較大，例如據有些研究者研究，像衡塘退士孫洙的唐詩三百首，就是依它爲藍本而再加選擇的。現在看來，這個選本對我們了解唐詩的基本情況和各個流派的大致面貌，尚有一定幫助，可供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人員以及一般文化工作者參考。

沈德潛（二六七三——一七六九）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今蘇州）人，乾隆時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他的詩在當時很有名氣，實際上並無多大成就，他對當時詩壇的影響，主要是他的詩論和詩選。他的論詩觀點，總的說來是比較落後的。他主張詩歌創作在內容上要密切服從封建統治的政治要求，表現方法上要講究「溫柔敦厚」、「怨而不怒」，不能尖銳地觸及社會矛盾，同時還要向古人學習格律聲調。這些觀點在本書的選目和評語中也有所反映。在唐詩中，他對於直接描寫當時社會弊病的詩不敢多選，對於杜甫等的一些優秀詩篇，也盡量在評語中把思想內容附會到封建的忠孝觀念上去；他還選了一定數量的歌頌封建帝王的應制詩，情緒消極感傷的詩，和一些表現了封建大國思想的詩。可見這個選本雖有特長，但我們今天對它仍應持批判分析的態度。不過，大體說來，沈德潛的一些落後觀點比較集中地表現在他的論

詩專著說詩碎語中，在這部唐詩別裁中表現得不是太直接，也不太明顯；而且在他以前已經有了不少唐詩選本，他在編選時不能不考慮到一些爲前人所公認的優秀作品，這也使得他不可能光憑個人的主觀好惡決定詩篇的取捨，也限制了他的詩論觀點在這本詩選中得以充分表現。

這次重印，利用商務印書館的舊紙型，校正了原來排印中的一些顯著錯字，改正了一些斷句上的錯誤。原來初印分訂四冊，每冊面數各自起訖，後來合訂成一冊，未曾改正。現在也仍照舊，特此說明。

吳 萃 一九六四年十月

原序

有唐一代詩。凡流傳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卽旁蹊曲徑。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間。不得謂正變盛衰不同。而變者衰者可盡廢也。然備一代之詩。取其宏博。而學詩者沿流討源。則必尋究其指歸。何者。人之作詩。將求詩教之本原也。唐人之詩。有優柔平中。順成和動之音。亦有志微噍殺。流僻邪散之響。由志微噍殺。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詩教之本原。猶南轅而之幽薊。北轅而之閩粵。不可得也。卽或從事于聲之正者矣。而仍泛泛焉。嘈囋叢雜之紛逐。猶笙鏞琴瑟與秦箏羌笛之類。竝奏競陳。而謂韶英之可聞。亦不得也。然則分別去取。使後人心目有所準則而不惑者。唯編詩者責矣。顧自有明以來。選古人之詩者。意見各殊。嘉隆而後。主復古者拘於方隅。主標新者徇而先矩。入主出奴。二百年間。迄無定論。而時賢之竟尙華辭者。復取前人所編穢纖浮豔之習。揚其餘燼。以易斯人之耳目。此又與於岐趨之甚。而詩教之衰。未必不自編詩者遺之也。夫編詩者之責。能去鄭存雅。而誤用之者。轉使人去雅而羣趨乎鄭。則分別去取之間。顧不重乎。尙安用意見自私。求新好異于一時。以自誤而誤人也。德潛於束髮後。卽喜鈔唐人詩集。時競尙宋元。適相笑也。迄今幾三十年。風氣駸上。學者知唐爲正軌矣。第簡編紛雜。無可據依。故有志復古而未得其宗。因借樹滋陳子。取向時所錄五十餘卷。刪而存之。復於唐詩全帙中。網羅佳什。補所

未備。日月既久。卷帙遂定。既審其宗旨。復觀其體裁。徐諷其音節。未嘗立異。不求苟同。大約去淫濫以歸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莊者。庶幾一合焉。此微意所存也。同志者往復是編。而因之以遞親乎風雅。如適遠道者。陸行之有車馬。水行之有舟楫。嗚呼。其或可至也哉。

康熙五十六年春正二十有六日。長洲沈德潛題於黃葉夕陽村舍。

重訂唐詩別裁集序

新城王阮亭尙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之意。蓋味在鹽酸外也。而於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及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韓語意定唐詩別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鐫版問世已四十餘年矣。第當時采錄未竟。同學陳子樹滋攜至廣南。鐫就體格有遺。倘學詩者性情所喜。欲奉爲步趨。而選中偏未之及。恐不免如望洋而返也。因而增入諸家。如王楊盧駱唐初一體。老杜亦云不廢江河萬古流也。白傳諷諭。有補世道人心。本傳所云箴時之病。補政之缺也。張王樂府。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李青蓮後之變體也。長吉嘔心。荒陲古奧。怨懣慈悲。杜牧之許爲楚騷之苗裔也。又五言試帖。前選略見。今爲制科所需。檢擇佳篇。垂示準則。爲入春秋闢者。導夫先路也。他如任華盧仝之粗野。和凝香奩詩之褻嫚。與夫一切生硬僻澀及貢媚獻諛之辭。概排斥焉。且前此詩人未立小傳。未錄詩話。今爲補入。前此評釋亦從簡略。今較詳明。俾學者讀其詩。知其爲人。抑因評釋而窺作者之用心。今人與古人之心。可如相告語矣。成詩二十卷。得詩一千九百二十八章。詩雖未備。要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及摩天之觀。未必不由乎此。至於詩教之尊。可以和平。前序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以及作詩之先審宗旨。繼論體裁。繼論音節。繼論神韻。而一歸於中正和平。前序

唐詩別裁 重訂唐詩別裁集序

與凡例中論之已詳。不復更述。

乾隆癸未秋七月長洲沈德潛題於鯉水之清曠樓。

凡例

詩至有唐，善華極盛，體製大備。學者每從唐人詩入，以宋元流於卑靡，而漢京暨當塗典午諸家，未必槩能領略。從博涉後，上探其原可也。覽唐詩全帙，芟夷煩瑣，裒成是編，爲學詩者發軔之助焉。

讀詩者心平氣和，涵泳浸漬，則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見，勉強求合也。況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後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如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斯爲得之。董子云：詩無達詁。此物此志也。評點賡釋，皆後人方隅之見，此本不廢評點，間存賡釋，略示軌途，俾讀者知所從入耳。識者諒諸。

朱子云：楚辭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卽小小賦物，對境詠懷，亦必云某詩指某事，某詩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鈔中槩爲刪卻。

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蜀韋毅才調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鉉唐文粹，祇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楊伯謙唐音，羣推善本，亦不收李杜。明高廷禮正聲，收李杜浸廣，而未極其盛。是集以李杜爲宗。元圖夜光，五湖原泉，彙集卷內，別於諸家選本。

五言古體。發源于西京。流衍于魏晉。頽靡于梁陳。至唐顯慶龍朔間。不振極矣。陳伯玉力掃俳優。直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在黃初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過江以後。淵明詩胸次浩然。天真絕俗。當於言語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真朴。韋蘇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氣體風神。脩然埃壒之外。

蘇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貴。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材力。標舉篇幅。恢張從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爲國愛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禹。生平種種抱負。無不流露於楮墨中。詩之變情之正者也。新事高氏列爲大家。具有特識。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魏宋之間。時多傑作。唐人出而變態極焉。初唐風調可歌。氣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馳騁有餘。安詳合度爲一體。李供奉鞭打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爲一體。杜工部沉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車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洩爲一體。錢劉以降。漸趨薄弱。韓文公拔出於貞元元和間。踔厲風發。又別爲一體。七言格式。稍大備云。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大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如潭金璞玉。不須雕琢。自饒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體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優勝。杜少

陵獨開生面。寓從橫顛倒於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七言律平敍易于徑直。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難。初唐英華乍啓。門戶未開。不用意而自勝。後此摩詰東川。春容大雅。時崔司勳高散騎岑補闕諸公。實爲同調。而大歷十子及劉賓客柳柳州。其紹述也。少陵胸次闊闊。議論開闢。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餘響也。外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雖有搜羅。槩從其略。

五言長律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切。貴血脈動盪。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宏麗。變動開合。後此無能爲役。元白長律。滔滔百韻。使事亦復工穩。但流易有餘。變化不足。故事舍旃。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純是化機。不關人力。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後人當于此問津。

七言絕句。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如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餘音者矣。開元之時。龍標供奉。允稱神品。外此高岑起激壯之音。右丞作悽惋之調。以至蒲桃美酒之詞。黃河遠上之曲。皆擅場也。後李庶子劉賓客。杜司勳李樊南鄭都官諸家。托興幽微。克稱嗣響。

詩不可無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則死法矣。茲于評釋中。偶示紀律。要不以一定之法繩之。試看天地間水流自行。雲生自起。何處更著得死法。

詩貴渾渾灑灑。元氣結成。乍讀之不見其佳。久而味之。骨幹開張。意趣洋溢。斯爲上乘。若但工于琢句。巧于著詞。全局必多不振。故有不著圈點。而氣味渾成者。收之有佳句可傳。而中多敗闕者。汰之。領略此意。便可讀漢魏人詩。

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如少陵絕句。少唱歎之音。左司七言。調渾厚之力。劉賓客不工古詩。韓吏部不專近體。其大校也。錄其所長。遺其所短。學者知所注力。

唐人達樂者已少。其樂府題不過借古人體製。寫自己胸臆耳。未必盡可被之管絃也。故雜錄于各體中。不另標樂府名目。

陳正字幽州臺歌。韓吏部琴操。或屬四言。或屬六言。王右丞送友人還山。李翰林鳴皋歌。韓吏部羅池廟迎神詞。皆屬騷體。因篇什甚少。附七言古中。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豔情發也。雖三百以後。離騷興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詠。然詞則託之男女。義實關乎君臣友朋。自子夜讀曲。專詠豔情。而唐末香奩體。抑又甚焉。去風人遠矣。

集中所載間及夫婦男女之詞。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褻。槩從闕如。唐人詩雖各出機杼。實憲章八代。如李陵錄別。開陽關三疊之先聲。王粲七哀。爲垂老別無家別之祖武。子昂原本于阮公。左司嗣音。夫彭澤。揆厥由來。精神符合。讀唐詩而不更求其所從出。猶登山不造五嶽。觀水不窮崑崙也。選唐人詩外。舊有古詩源選本。更當尋味焉。

唐詩別裁目次

第一冊

卷一

五言古詩

魏徵一首

虞世南一首

章懷太子一首

喬知之一首

陳子昂十九首

宋之問三首

薛稷一首

張九齡十四首

崔顥一首

王維二十三首

孟浩然十首

唐詩別裁目次

卷二

劉昫二首

王昌齡八首

儲光義十一首

陶翰二首

邱爲二首

李頎五首

賈至二首

常建八首

高適二首

岑參六首

崔曙三首

包融一首

薛據一首

五言古詩

李白 四十二首

杜甫 五十二首

卷三

五言古詩

張謂 一首

王季友 一首

元結 十首

沈千運 三首

孟雲卿 二首

趙微明 三首

吳筠 一首

劉長卿 六首

錢起 六首

劉灣 一首

韋應物 四十四首

第二册

卷四

五言古詩

韓愈 十三首

柳宗元 二十一首

孟郊 十二首

賈島 一首

李益 三首

權德輿 三首

張籍 三首

溫庭筠 一首

趙嘏 一首

曹鄴 一首

李端 三首

劉禹錫 二首

白居易 十七首